

## 一 聆難忘的辯士：鄭衍宗 (1915~1995)

鄭衍宗先生。1915年出生於新竹北門外後街仔，清代明志書院「山長」、「鄉賢」鄭用鑑的後裔。由於家學門風，入公學校前，接受其父邦綿的老師 - 竹塹名儒李錫如先生的啟蒙教導。公學校時間外（課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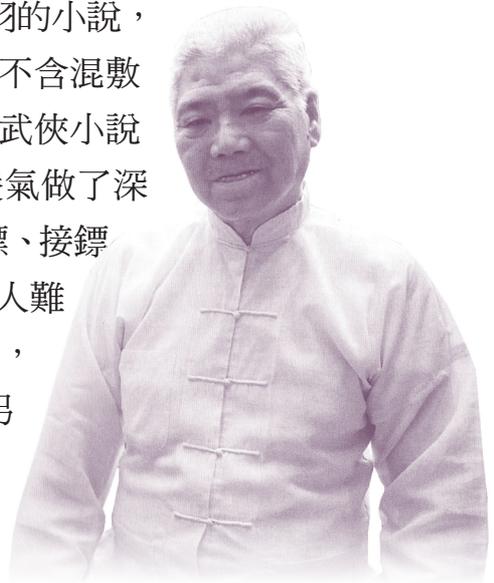
仍要學習北京話和習誦購自唐山的課本，這些「額外」、「繁重」的課業，奠下了踏實的文史基礎。從樹林頭公學校轉入湖口讀書的這段期間，使得他在客語方面也能運用自如，在台北太平公學校高等科就學的兩年中，在大稻埕、龍山寺說書館、活動寫真（映畫、電影）館裡，從講古名師及一流辯士（電影劇情解說員）的獨步神采中，體悟個中奧妙。

高等科畢業後，不久加入巡迴電影演出，擔任辯士，靈活運用閩、客語言解說。活動範圍大致由大溪、龍潭、關西、楊梅、新屋沿線，或竹東、北埔、伯公坑、湖口、新庄子，南行經大甲、通霄等地，有時也到原住民地區。在無聲影片（默片）時代，他假扮各種角色的聲音對話，幫電影說話；在有聲電影時代，他幫語言不通、不懂字幕說明的人去瞭解，讓觀眾享受看電影的樂趣。戰爭時期，在經濟統制政策下，無法自由流動，亦不允許台語演出，退出辯士行業。先後任職市役所雇員、青果社、礦場會計、釀酒場職員。1946年後的八年間，先後擔任新竹縣農會果菜批發市場拍賣員及新竹縣政府福利餐廳經理。



戰後，電影業復甦，片源的不足，舊有默片再度應急出現，洋片、國語片的旁白和中文字幕，又非觀眾所能聽懂、看懂的情形下，辯士再度成為電影寵兒，1946年兼任國民戲院的辯士，在影片講解前，做深入的探討，經常深夜獨自觀看影片，溶入各種角度，以求真、認真的態度，率真的保持影片原有的風味。藉著流利的語言，豐富的知識閱歷，敏銳的臨機應變，充分掌握住觀眾的喜怒哀樂，將高難度的影片做傳神似的解說。文藝片「文藝無知音」，必須運用較多言詞解說下，盡力配合影片放映的速度；宗教片精深奧妙內涵下，特別注重經典的原意和宗教儀式的闡釋。1946年忠實詳細的解說〈耶穌聖地〉，深獲好評，西門基督教會的牧師、教友們，對他虔敬詳實的詮釋都讚歎不，1948年已成為享譽當時的辯士。由於國語運動的大力推行，緊縮了表演空間，1955年政府禁止戲院聘用辯士，中止了他的表演舞台。

講古說書是另一項特色，經歷辯士、會計、職員、拍賣員、餐廳經理等豐富的人生經驗和當年大稻埕的深刻體悟，很自然的成為真摯熱情的講古仙，從1958年起，兩年多的時間，在「小世界」說書場，展現「一聆難忘」的才藝，說書的內容很廣，從傳統的歷史傳記、武俠小說、公案傳奇、民間故事等，到近代高陽、朱羽的小說，無不詳盡生動。開講前，研究、考據，不含混敷衍，在說書界中被稱為「文學先生」。武俠小說最受聽眾歡迎，先在經穴按摩、練功養氣做了深入了解，說書時配合武術拳打、踏、射鏢、接鏢箭步、接招等動作，製造高潮氣氛，令人難忘。有時也在東寧宮等寺廟，講說善書，在昭誠善惡中，也表現出苦口婆心的另一面。



1962年時出任國民大戲院經理，爭取八大影片公司中的米高梅、聯美、哥倫比亞，雷電華（RKO）四家公司影片租約，維持一定程度的水準，其中以《賓漢》、《十誡》最令人難以忘懷。1966年離職，以其在餐飲業的專長，在嘉義市民族路學生中心，經營快餐，可稱為嘉義地區自助餐之始。

1979年，結束了14年之久的自助餐業後，返回新竹，一度在老人大學講古勸善，並在中央大學校慶，以自己編的〈江湖情〉，做講古示範，同時應邀在大學裡闡述講古技巧和內容。1991年「台灣文摘」以其口音頓挫有致表現貼切，定期錄存在電腦中做為研究分析之用。1993年，以79高齡，在新竹市文化中心「竹塹思想起」文藝季裏，藉《天下一大笑》來展現辯士的技巧，情趣盎然，十分轟動。不時主動解說辯士、講古技藝，以講古方式錄存竹塹民俗、歷史俗民文化的工作，協助學術界做歷史、民俗、語言分析方面的研究，被譽為「珍貴的文化財」。

平日居家行事謙和親和，在親族活動中，表現調和折衷的氣度，在家庭相處裏，從不因撫育十二位子女的沈重生計負擔，對子女做額外的要求，晚年對病在床的妻子，至情的照顧，更令人動容，一生起起落落的境遇，在率真爽朗中，談笑風生裏淡然消受，安養頤年。

1995年因為心臟病疾蒙主寵召，享年81。

## 參考資料

1. 〈鄭衍宗先生採訪錄〉《新竹市耆老訪談專輯》  
新竹市政府 1993。
2. 《新竹市志》〈人物志〉 新竹市政府 1997。

